

秦似文集

诗词
●
诗论



●广西教育出版社●

秦似文集

诗词
○
诗论

I266/96
小子



○广西教育出版社○

• 371364

秦似文集

(诗词·诗论)

秦似 著

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民族大道68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9·925 印张 插图 8 页 220 千字

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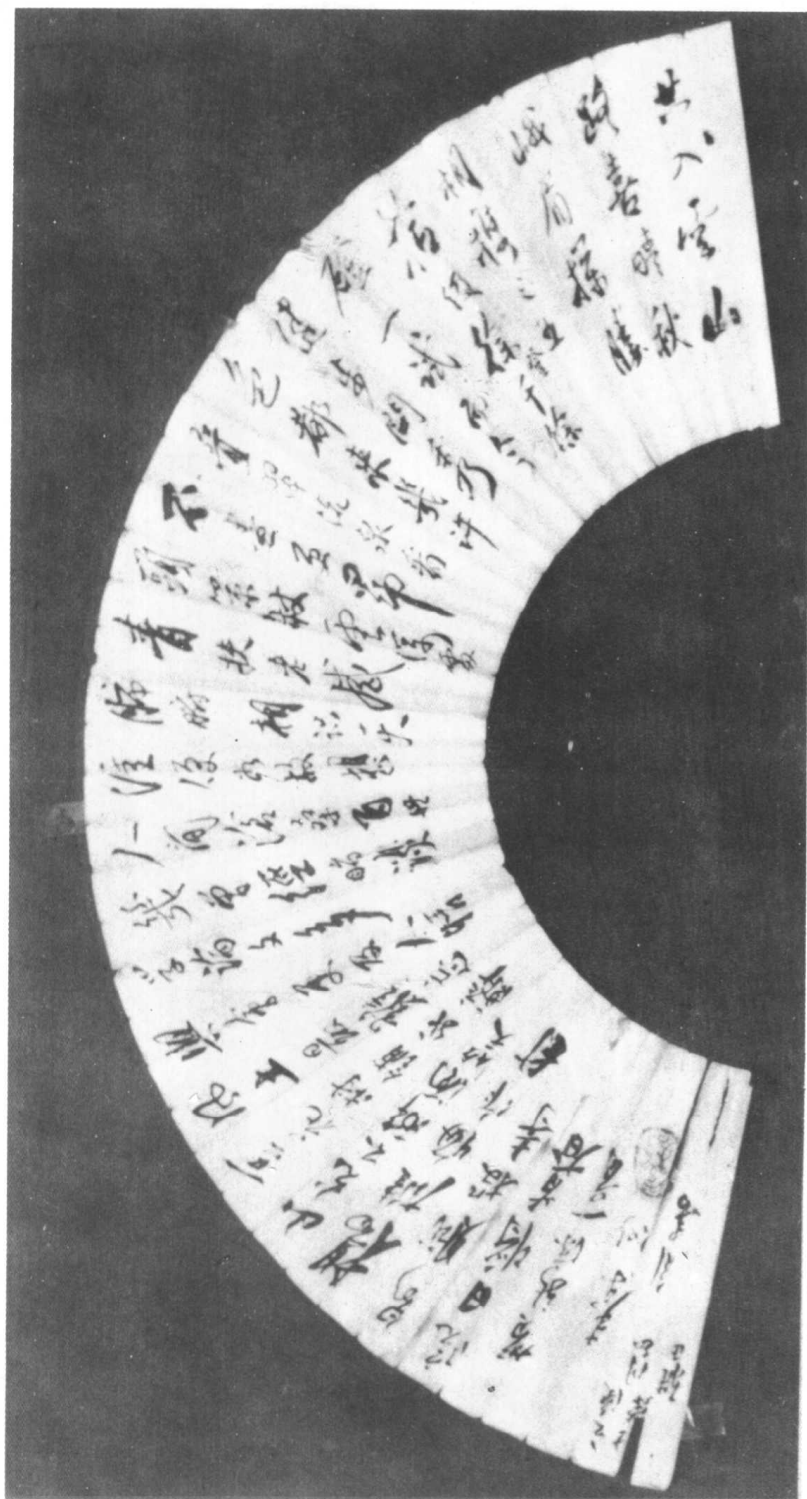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: 1—1000 册

ISBN 7-5435-1586-0/G·1218 定价: 6.15元

(桂)新登字05号



秦似1978年于广西陆川谢鲁山庄



秦似扇面手迹

《秦似文集》编辑说明

一、作家秦似生前的作品有杂文、散文、古体诗词、戏剧、电影剧作、翻译小说以及篇幅大小不一的学术论述，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，思想深邃，文笔清新，向为读者所称颂。其杂文、散文，在四十年代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、宣传抗日救国，颂扬新生事物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作家满怀激情讴歌共产党，歌颂新人新事新社会，反映了时代的新思想新面貌。秦似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。我社本着为祖国积累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，编辑出版这套《秦似文集》。

二、文集收入了作家的主要代表作，分四卷出版：《杂文·散文》（一），《杂文·散文》（二），是作家在四十年代到逝世前已公开出版或在期刊刊登的杂文、散文的荟萃，其中有三联书店1981年5月出版的《秦似杂文集》，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秦似杂文散文的思想和风格；第三卷是《诗词·诗论》，其中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《两间居诗词丛话》，有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古体诗词；第四卷为《学术论著》，收入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《现代诗韵》、在《语文园地》杂志上连续刊载的《汉语词族研究》，以及语文教学、音韵学等方面的论述。

三、文集选收的作品、文章、论著，力求反映作家各个时期的思想及主要的创作成就；各卷的文章、作品大致按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列，原已成书的放在前面，散篇则结集其后。有些文章、作品、手稿，因篇幅关系未予收入。已收入的文章、作品，除个别错漏字句作技术性修正外，均不作任何改动。

四、感谢三联书店、四川人民出版社，以及广西人民出版社

的大力支持，使上述著作得以完整地收入本集。作家的爱人陈翰新、女儿王小莘、作家的助手杨东甫、亲友、学生以及广西文联的同志，为搜集作家的文章、书稿不遗余力，提供了大量的资料。王小莘同志还参加了部分整理工作。在此，我们谨表谢意。

五、张谷同志承担了文集的整理工作，各卷有关作品、论述的注释，都是由他认真查证之后撰写的，有助于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。

六、夏衍同志撰写的《悼秦似》(代序)，情真意切，概要地介绍了作家秦似的主要经历及其创作道路，读者可以从中认识在现代文坛上曾光芒闪烁的一颗星星。

七、本文集各卷的责任编辑是：夏日炎《杂文·散文》(一)，谢纪智《杂文·散文》(二)，颜开《诗词·诗论》，郑妙昌、蒙子良《学术论著》。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1990年9月20日

悼 秦 似

——代序——

夏 衍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，有生就有死，这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。但是，一个共过患难的朋友突然去世，一个有才华、有抱负、有许多事可做和能做的人死了，就难免会有出自内心的悲痛。1986年3月，聂绀弩同志去世，闻讯之时，真有一种“痛彻乾坤此一悲”之感。这位和我有过半个世纪以上交谊的一代才人的长逝，于私于公，都是难以补偿的损失。他1978年从山西监狱获释回到北京之后，就一直身患重病。1985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时，他已经病入膏肓，扭曲着身体躺在床上，连讲话也困难了，他强作微笑对我说：“不行了，可是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写完。”告别的时候和他握手，他的手冰凉，一点气力也没有，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因此这一年3月26日上午周颖同志打电话把噩耗告诉我的时候，只说“今天清晨老聂去世了，告诉你一下，请你不要难过。”语气是平静的，显然她也早已有了思想准备。但是这之后不久，秦似的死，那就感到太突然了。就在4月7日我到八宝山殡仪馆向绀弩遗体告别的时候，在大门口碰到了秦似，尽管面带愁容，但看来身体还是很硬朗的。我对他说：“1940年在桂林办《野草》的5个人，现在只剩下我和你两个了。”他默默

地点了点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过几天我来看你。”谁能料到，他再也不能来看我了！

5天之后，周颖告诉我：“秦似病了，开头很严重，后来吃了几服中药，很见效，明天就回广西，要我转告你，这次不能来看你了。”我放了心，编《野草》的5个人中他最年轻，总不会走在我的前面吧。

实在太意外了，7月上旬，突然接到陈翰新同志的一份电报，6个字：“秦似病危，特告”，第二天，又收到一份她的加急电报：“秦似逝世。”这样，《野草》同人只剩下我一个了。

从1939年起，我在桂林办《救亡日报》，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，经费短缺，来稿一律不付稿费，但当时桂林是大后方的“文化城”，愿义务撰稿的人不少。由于这是一张四开小报，篇幅有限，所以超过2000字的文章，即使写得很好，往往也只能割爱，因此，孟超就向我建议，是否可以办一份以杂文为主的杂志。这件事酝酿了好久，主要的难题是办杂志得有一个专职的编辑。孟超很积极，写杂文也很出色，但他自己说散漫惯了，不能静下心来当编辑，于是我才想起了秦似。他是本地人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经常给《救亡日报》写稿，有一股朝气，所以一谈他就欣然同意了。“野草社”是一个松散的同人社，一共5个人，即宋云彬、聂绀弩、孟超、秦似和我，这5个人中云彬年纪最大，当年43岁；其次是我，整40岁；绀弩比我小3岁，也才37岁；再其次是孟超；而秦似则还是20刚出头的“小青年”，新生之犊，什么困难也不怕，所以第一次碰头会上，当我们把组稿、跑印刷厂、联系发行之类的事务工作都推给他的时候，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。

云彬、绀弩、孟超，我在二三十年代初就认识了，都是写杂文的好手，只有秦似，是因为他经常向《救亡日报》撰稿，还写信给我对副刊的版面提意见，我在报上登启事约他见面，他从桂南

某一个小县来桂林后才认识的。我们一见如故，这样他就成了《野草》这份小刊物的台柱。最近我又读了一遍他写的《野草月刊发刊语》，更觉得这样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出自一个22岁青年人之手，实在是很难得的。

1940年是一个四海翻腾的时代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，德日意法西斯气焰嚣张，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汪精卫投降日本，搞了个傀儡政府。与此呼应，重庆、昆明的亲法西斯分子又办了一份《战国策》，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，说什么：“权力意志伸张，强者行动，弱者服从。”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可以写杂文的题材实在是太多了。绀弩和云彬早在30年代就写过不少可以传世的杂文，孟超和我虽然也写过一些，但不能和他们两位相比，至于秦似，他开头是写诗的，抗战之后才写杂文，算是一个新手。但是面对可斥、可骂、可笑的世态，大家就有了一个用杂文来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战斗的共同意志。我们5个人写文章也没有具体的分工。宋云彬是史学和文字学家，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气节感，他写的《谈气节》、《检陶、贬庾、呵周》（陶渊明、庾子山、周作人）等等，今天读来还是掷地有金石声的名文；绀弩读过许多古籍，留学过苏联，可以说是博古通今，他30年代在《自由谈》写杂文，仿鲁迅笔法，可以乱真，他在《野草》上写得最多，也最精采，他为《野草》写的《韩康的药店》，更是传诵一时；孟超是杂家，写过小说、剧本，但他在《野草》上写的则都是针砭时事的杂文；我当时主编《救亡日报》，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，所以除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散文《旧家的火葬》外，可能是写得最少的一个；而最年轻的秦似，则既管杂事，又写文章，几乎每期都写，他扭住《战国策》的那批“名教授”们不放，穷追猛打，一批到底。

1941年春发生了皖南事变，我被迫离开桂林，到了香港，但《野草》还是继续出版。秦似在“文革”后的1978年写过一篇《回

忆野草》，他说：“尽管雨横风狂，波浪翻滚，这棵小草还是压不住的，依然是屹立在一片败墙倒屋之中。”他坚持下来，直到1942年秋，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为止。

《野草》停刊了4年，但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到1946年第2次国共合作破裂，我们5个人又因工作关系先后在香港不期而遇，于是这个小刊物又以丛刊的形式在香港复刊，这在当时的香港也是唯一一份杂文刊物。当时，又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时期，人民解放军转守为攻，势如破竹；反动派依靠“美援”作困兽之斗，官僚财阀们“下野”、“出洋”，垂死之前大发国难财。《野草》同人就以打落水狗的精神，对这些魔鬼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《野草》丛刊在香港出了12期，终于遭到港英当局的封禁。这段时期秦似除了负责《野草》的编辑之外，还在《华商报》副刊上撰稿，后来还在《文汇报》担任一个专栏的编辑。到1949年春，他才离开香港，到华南解放区去工作，当时我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书记，为他写了给方方和尹林平的介绍信。他临行前的那种欢欣振奋之情，在我心中还是记忆犹新。

全国解放前后，《野草》同人相继离开了香港。宋云彬走得最早，他是参加了“民盟”的代表会议之后，就去了华北解放区。我于1949年5月回到北平，接着就随“四野”大军南下，回到上海。绀弩走得较晚，大概是为了参加同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才回到北平的，但是由于他当时是香港《文汇报》的主笔，所以不久又回到了香港。从此5个人各奔东西，大家都忙，互不通问。秦似在广东当了《南方日报》的编辑，也是这一年冬天，从一则新华社社的消息中才知道的。这之后过了两年，周钢鸣告诉我，说解放初期他和秦似在广州正工作得很上劲，可是张云逸同志因为他们都是广西人，“用组织命令把他们调到了广西，可是回到老家，倒反而工作很不顺手”，问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回上海工作？我不了解他所说的“不顺手”的原因，就没有给他回信。

1957年之后，参加过《野草》的5个人都交上了华盖运。宋云彬、聂绀弩都被划成了“右派”。我两次成了“重点帮助对象”，但因得到陈毅同志的“保护”，幸免于难。1958年冬我到桂林，才知道在1957年的那场风暴中，秦似也曾“在党报上公开批判”，受到了“撤销行政职务”和降级的处分。

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风暴中，云彬在浙江任省文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，由于他秉性耿直，又是浙江本地出身的知识分子，对当时的某些领导人歧视知识分子和随意破坏文物讲了一些“不入耳之言”，就和当时任浙江省长的沙文汉同时被黜，罪名是“地方主义分子”。秦似是广西人，是不是也有“地方主义”思想呢？我后来看了一些批判他的文章，才知道给他戴的不是“地方主义”而是一顶“没有在解放区受过锻炼的”“香港派”的帽子！这之后他改了行，当了讲师，很少写文章了。我和他见过几次，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一点内心的委曲，还是很乐观，工作也很积极。直到1980年我看到他写的一篇谈李商隐的《锦瑟》的文章，才隐约地察知了他一直不愿告人的隐痛。这篇文章中说：“李商隐在《锦瑟》里，到底‘自伤’些什么呢？这是比较易于明白的，李商隐一生处于牛李两党的封建势力派系斗争的夹缝之中，在政治上一直感到失望和苦闷，他的‘自伤’正在于此。”文章中还引用了《一瓢诗话》中的一段话：“锦瑟一篇，解者纷纷，总属臆见，余幼时读之，确有悟入，觅解人甚少，此诗全在起句‘无端’二字。通体妙处，俱从此出”，秦似在这里终于点了题，他说：“无端等于说没来由也，就是说有点莫名其妙”。在这里，“无端”是个双关语，作者伤叹自己白白活了快50年。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“无端”的事，实在太多，因无端而自伤自艾，白白地浪费年华的事，也实在太多了！读了他在80年代写的这篇文章，我也“确有悟入”，只能掩卷长叹了。

今天，7月10日，正是秦似逝世的一周年。办《野草》的5个

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了。让一个比他大17岁的人来写这样的悼念文章，实在是太寂寞、太可悲了。

1987.7.10. 于北京

两间居诗词

目 录

两间居诗词

掩 居(1945年秋).....	(1)
岛上有感(1948年春).....	(2)
无 题(1948年).....	(2)
游颐和园(1951年).....	(3)
咏古莲(1958年4月).....	(3)
渔家傲·秋收(1958年10月).....	(5)
吊屈原(1959年4月).....	(5)
过杨妃村(1961年10月).....	(7)
观田汉《文成公主》二首(1962年4月).....	(8)
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聚餐于民族宫，周扬何其芳等 同志共席(1962年5月).....	(9)
菩萨蛮·与秋耘游阳朔(1962年8月).....	(10)
沁园春·中秋(1962年中秋).....	(10)
永遇乐·伦敦博物馆送还李秀成剑(1963年9月)	(11)
阮郎归·迎春(1963年春节).....	(12)
浣溪纱·元宵和黄云同志(1963年元宵).....	(13)
杜近芳演李香君(1963年4月).....	(13)
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游桂林七星岩原韵(1963年	

5 月)	(14)
赠别柬埔寨友人(1963年秋)	(15)
绿 珠(1963年10月)	(15)
忆柳亚子先生(1963年冬)	(16)
打乒乓自嘲(1965年11月)	(17)
春从天上来·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(1970 年4月)	(17)
见 孙(1972年8月)	(18)
戏咏宿舍养鸡(1972年10月)	(19)
田中访华(1972年10月)	(20)
戏咏六书(1972年11月)	(21)
画山行(1973年1月)	(21)
削壁巨观(1973年1月)	(22)
羊堤即景(1973年1月)	(23)
飞凤山(1973年1月)	(23)
尤角、驼峰二山(1973年1月)	(24)
游青岵渡明月峰过徐悲鸿流寓旧地(1973年1月)	(24)
过兴坪(1973年4月)	(25)
路(1973年4月)	(25)
秦 堤(1973年4月)	(26)
伏波山(1973年4月)	(26)
邕滨骑车慢行有感(1973年5月)	(27)
漫 兴(1973年7月)	(28)
游都乐岩盘龙通天水帘三洞(1975年1月)	(29)
过柳州(1975年1月)	(30)
柳江忆往日(1975年1月)	(31)
沈括二绝句(1975年12月)	(32)

永遇乐·虎门行(1976年1月)·····	(33)
赠芦荻(1976年1月)·····	(34)
黄花岗(1976年1月)·····	(35)
洛阳道上口占(1976年夏)·····	(35)
红旗渠(1976年5月)·····	(36)
晚 浣(1976年5月)·····	(37)
过少林寺(1976年5月)·····	(37)
南宁初夏(1976年5月)·····	(38)
过香山白居易墓(1976年7月)·····	(39)
南 宋(1976年9月)·····	(40)
壮 怀(1976年10月)·····	(41)
无题有感(1976年10月12日)·····	(41)
写在狂欢声中(1976年10月14日)·····	(42)
怀绀弩(1976年10月11日)·····	(43)
丁巳春日(1977年2月)·····	(44)
月(1977年3月)·····	(45)
路(1977年6月)·····	(45)
哭陈毅将军(1977年6月)·····	(46)
读史偶感七绝句(1977年8月)·····	(47)
南人自嘲(1977年8月)·····	(50)
六十自嘲(1977年10月)·····	(50)
灭蝗有感(1977年10月)·····	(51)
临江仙·文家市会师旧址(1977年11月)·····	(52)
板仓行(1977年12月)·····	(53)
湘浙路上(1978年4月)·····	(54)
沪宁道中(1978年4月)·····	(54)
念奴娇·南京(1978年4月)·····	(55)
吴中游山书感(1978年4月)·····	(56)